

揭发、批判“四人帮”分裂党、 分裂军队的反革命罪行

市委办公室工作人员 秦根富

我们市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几天来听了同志们在大会上的揭发、批判发言，受到了极其深刻的教育。现在，我受同志们的委托，以无比愤怒的心情，揭发“四人帮”分裂党、分裂军队、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

一、“四人帮”私整黑“材料”，妄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 地方的领导同志是早有预谋的。

一九七五年七月下旬，大野心家、大阴谋家王洪文在受到了毛主席的严厉批判后，窜到上海，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磨刀霍霍，窥测方向，妄图篡党夺权。他叫嚷什么：“我是压不下去的，即使被压下去了，也总有一天会起来的”，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反党分子王洪文不仅在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和他那几个小兄弟面前，对中央领导同志指名道姓地进行人身攻击和诽谤；还指使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黄涛等人，到处收集、私整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的黑“材料”。

王洪文去年十一月回北京后，为了加紧进行分裂党、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在十一月二十九日深夜，叫秘书打电话，要上海市委把收集到的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在一九七五年间所有的讲话材料，连夜找出来，送往北京，说王洪文急等着用。马天水接到电话后，把“材料”分两次送去，一共送去了十九份，其中有：“华国锋、李先念、王震同志两次接见‘全国财贸工作座谈会’带队同志时的讲话”、“华国锋、陈永贵同志在全国棉油糖麻生产会议上的讲话”、“国务院领导同志在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代表时的讲话”等。王洪文看了这批材料后，连连说很多材料从来没有看到过，很有用。还要收集。王洪文就利用这些材料当“炮弹”，大整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同志。他在今年二月二十二日晚上跑到京西宾馆马天水的房间里，对马、徐、王得意地说：“我从上海回来以后，开了二、三次政治局会议，把×××的传达记录一读，很多人不知道。”

“当时邓小平说有些地方记不起来了，有些话没有讲过，我就说，你不是一句二句话，而是一条路线。”从这里可以看到，王洪文借批邓为名，目的是要打倒中央和地方的一大批领导同志，用心十分恶毒。

这以后，王洪文又要他的秘书两次来要过这类“材料”，直到今年八、九月间，他还打电话来，要把有关揭发外贸系统所谓“崇洋迷外、搞卖国投降主义”的所有材料收齐一套给他。要马、徐、王派朱永嘉和黄金海一起炮制一批大字报，送到外贸部，说什么要“有声势，有火力”，要“一浪高一浪，最后形成高潮”，阴谋从外贸部打开缺口，进而夺取国务院和各部的领导权。

马、徐、王对“四人帮”的这些黑旨意，早已心领神会，在去年十二月中旬召开的传达中央〔1975〕23号文件的党员干部会议上，他们上窜下跳，煽风点火，跑到许多小组，公然煽动到会同志“揭发”中央、国务院和有些部、地方的一些领导同志的所谓“右倾翻案风”。又指使大会秘书组将会上的一些所谓“揭发材料”整理成十七份书面材料，铅印后送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另有四份材料是点名攻击两位副总理的，他们做贼心虚，不敢铅印，用手抄送给他们的黑主子。另外，马天水、徐景贤还布置有关部门整理了一批这类材料。由于他们这种制造分裂的罪恶阴谋是见不得人的，因此，当我们把这些铅印的材料，按平时发文范围送给市委书记周纯麟同志后，马天水一知道就暴跳如雷，责问为什么要发。还规定不准把这类铅印材料送周纯麟同志。在这里，我们要问马天水：周司令也是市委书记，这些材料为什么不能发给他？很清楚，因为在“四人帮”以及你们的心目中，周司令是不可靠的，你们害怕周司令把你们的阴谋泄露出去，所以，你们要对他进行严密封锁。

这些材料送到“四人帮”手里后，“四人帮”对马、徐、王这样卖力地为他们大搞分裂活动效劳，表示满意。反党分子王洪文在给马天水的电话里说什么：“讨论是好的，看到了一些材料，证明斗争不是孤立的。”还说什么：“违反毛泽东思想的，不管谁，都可以批。”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有王洪文这个黑后台一打气，反革命的胆子更壮了，他们就在今年二月一日召开的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印发了十三份中央政治局、国务院领导同志和××省委一个负责同志的讲话材料，在会上放肆地进行指名道姓的攻击。

今年二月，马、徐、王参加中央召开的批邓打招呼会议以后，在“四人帮”的授意下，攻击中央和地方党政军领导同志的活动变本加厉，更加猖狂。在今年三月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会议上，他们再一次大量铅印散发这批黑材料。徐景贤做贼心虚，怕他们的狐狸尾巴被人捉住，当时就出了一个主意，说印发这些材料时可把除邓小平外的其他副总理的名字去掉，换成××，但讲话内容仍然保留不动，供大家批判。马天水、王秀珍连连称这个办法好。你们早已把这些指名道姓地攻击中央领导同志

黑材料散发,现在又要滑头,真是欲盖弥彰,卑鄙无耻,充分暴露了你们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

“四人帮”一面大肆攻击中央领导同志,一面又指使马、徐、王通过各种关系,采取各种方法,用极卑鄙的手段,插手外地,收集黑材料,打击兄弟省市领导同志,阴谋篡党夺权。

今年一月、四月,王秀珍两次为某省一个在上海治病的革委会副主任,转送一批他在当地街上收集来的造谣、攻击省委主要负责同志的黑“材料”给王洪文,转送时,王秀珍还附上了自己的亲笔信。王秀珍还把上海的“邓小平言论摘编”等材料送给这个人,这个人拿了这些材料就在当地广为散发、张贴,制造混乱。

徐景贤、王秀珍还为某省的一个省委常委转送了一份攻击省委负责同志的黑“材料”给“四人帮”,这个人为此感激涕零,还别有用心地说:“你们上海新干部真幸福,外地的新干部几乎都打倒了,只有你们还在,你们要为我们新干部争气,你们上海的新干部再倒了,我们就更没有希望了。”这话完全是造谣、挑拨和煽动。要打倒一切的,恰恰是“四人帮”一伙。他们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只要你听毛主席的话,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他们一伙的,不管你是新干部,还是老干部,他们就统统都要打倒。但徐景贤、王秀珍听了却十分得意。不过,你们得意得太早了。凡是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妄想篡党夺权,干尽坏事,而又不肯悔改的人,迟早总要垮台的。

徐景贤在今年三月的一次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听到有两份反映××、××等省所谓“右倾翻案风”的材料后,大感兴趣,说:上海干部和群众对邓小平搞右倾翻案风感受不深,现在很需要外省这方面的材料。马上要有关部门将这两份材料送给他,并亲自对这两份材料,连同江西一个人用左手写的攻击江西省委的信和按语作了精心修改,编成所谓“参考材料”,印发给参加市党员干部会议的同志。会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又要各系统,把这些黑材料大量印发,广为扩散,挑拨上海同各兄弟省市的关系。徐景贤还把收集来的这些所谓材料当作宝贝送给迟群、谢静宜,迟、谢就把这些材料编入“邓小平的言论摘编”里,再寄给马、徐、王;马、徐、王又把上海作为一个“大窗口”大量翻印,散发到外省去,破坏了兄弟省市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好形势,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

对马、徐、王的这些所作所为,我们不禁要问:你们是上海的市委书记,你们有什么权力把黑手伸到外省和中央各部,到处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你们的心目中还有没有毛主席和党中央?!

二、在批邓打招呼会议期间，“四人帮”大搞反革命串连，

猖狂进行分裂党、篡党夺权的宗派活动。

今年二月底，中央召开批邓打招呼会议，会议期间，王、张、江、姚和毛远新、迟群、谢静宜等人，对抗毛主席关于“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指示，多次窜到京西宾馆上海小组，同马、徐、王及一些省、市的人秘密聚会，搞反革命串连。但是，马、徐、王对这一阴谋活动，至今不肯作彻底的交代。徐景贤在交代中虽然说了一点过程，但是对他们阴谋活动的要害也不肯作彻底的揭发交代。同志们！在这个会议期间，他们的反党活动十分猖狂，“四人帮”讲了大量的黑话。据我们知道，马、徐、王在那次会议回来的飞机上，就指定专人整理了七份所谓“讲话记录”，专人打印、复写，一式四份，由马、徐、王和黄涛四人亲自保管。你们为什么不交代？对这次阴谋活动，前天市革委会工交组的同志已作了揭发，现在，我继续补充揭发几件事：

“四人帮”恶毒攻击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同志，密谋策划揪所谓邓小平的代理人。在这次打招呼会议上，华国锋同志代表党中央明确提出：“就是要搞好批邓”，“不要层层揪邓小平在各地的代理人”。但是，“四人帮”及马、徐、王把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的领导同志指名道姓地攻击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恶毒攻击叶副主席，说什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他的讲话问题很多。江青也胡说什么：“军队的文化工作大多数是掌握在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手里。××军区的文化部有个副部长有人策反他，××军区有个宣传部副部长奉命整我的材料。”张春桥瞪着眼睛气势汹汹地说：“我看国务院的部，……这些人将来怎么办啊？”“这一回××省的×××恐怕不行了，……五省的第一书记都在考虑，回去传达时怎么说法，在文字上斟酌来斟酌去，但思想没有真正解决。”毛远新还和马天水一唱一和地把矛头直指华国锋同志领导的国务院，露骨地说什么：“我同意马老的意见，‘积重难返’用在他们身上是非常恰当的。”“四人帮”和马、徐、王等人就是这样阴险恶毒地以批邓为名，大肆攻击中央、国务院和各省的领导同志。

“四人帮”为了阴谋篡党夺权，在会议期间还要马、徐、王扩大串连，多方面拉拢力量。张春桥说：“你们来了几天了，接触了哪些人，他们态度怎么样？”马天水马上献媚邀功地说：“某某省态度不行，在上海时，我跟某某打过电话，告诉他，我们开了几百人的干部会，点名批了邓小平，给你们通通气，促了他一下。”张春桥听了，继续给马、徐、王打气，煽动说：“看了你们的简报，怎么不大带劲，是否你们在家里气都出光了？！”“我想建议国锋同志开个大会，老马你准备发个言。邓小平在政治局讲，他是不搞阴谋诡计的，其实他的阴谋诡计可多哩！他对你策反的事，我们不好讲，

你可以讲嘛！有些材料你们的报告上写了，还可以重复讲嘛！”

“四人帮”声嘶力竭地公开叫嚣要夺权。张春桥露骨地说：“我的兴趣在领导权是否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群众手里，以及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革命这一条上”，“至于物质基础，共产主义的物质我就管不了”。当“四人帮”同马、徐、王议论到姚文元去年说的“下半年可能要出事”的黑话时，徐景贤说：“当时我们认为，如象苏联那样，就要流血了。”马天水马上跳出来讲：“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他来指挥进攻，不那么容易。”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指挥的，马天水明目张胆地把矛头直指伟大的统帅毛主席，直指毛主席的接班人、敬爱的华主席。马天水你真是罪该万死！毛远新还叫嚣说：“那时要给你戴上一个帽子，说你反党，反毛主席，那时枪口就会对着你。”“那我是不是可以被杀头了吗？我共产党员不怕杀头！”他们这些人凶相毕露，杀气腾腾，就是妄想搞反革命政变，妄图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在这次会上，“四人帮”拚命给马、徐、王打气，面授机宜，要他们稳住阵脚，继续把上海作为他们进行反党活动的基地。王洪文说：“这次上海、某省冒了尖，和各地的关系要注意。……去年受压的人，往上海跑，人家感谢上海。斗争还在继续，弄不好，我们犯错误。”张春桥也说：“现在外部的压力轻了，内部的团结可能出现问题。现在这个时候，容易犯错误，不团结，不谨慎，这个侧面要注意啊！”江青也说：“现在是第一战役取得胜利。”马、徐、王当时心领神会，紧紧跟上，肉麻地对江青说：“你要保重身体，继续领导我们战斗。”马天水、王秀珍！在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还健在的时候，你们要江青当“领袖”，领导你们进行什么战斗，同谁进行战斗？你们交代！

三、“四人帮”大搞乱军、分裂活动，妄图篡夺军队的领导权。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四人帮”直接指挥马、徐、王插手上海警备区，还派出新华社记者、市委联络员去掌握军内运动情况，实际上是去搞特务活动。昨天，警备区章尘同志作了揭发，这里，我补充揭发几件事：

一是马、徐、王煽动复员军人、支左人员和民兵指挥部工作人员向警备区贴大字报，把反党乱军的阴风鬼火从外面烧到警备区里面去以后，张春桥、王洪文这些坏蛋还嫌乱得不够。张春桥看了上海警备区几位领导同志的运动情况报告，胡说什么对警备区运动“很不满意”，“搞得冷冷清清”。六月七日，张春桥、王洪文又抓住他们派去一个记者策划炮制的一封指责“警备区领导捂盖子”的来信，指使马、徐、王召开市委常委和警备区党委常委联席会议，大整警备区的领导同志。

二是马、徐、王背着警备区党委，对于部搞划线排队，大搞阴谋，拉一批人，打一

批人。他们把张宜爱、李彬山等作为他们的“依靠力量”，把警备区一批领导同志作为“重点打击对象”。马、徐、王放出空气说，某某副政委是从北京来的，“表现不好”，“不是我们的人”，要作为重点对象；说某某副政委很坏，要重点搞；说某某副政委是南京军区某司令派来的，比较能干，但“路线不正确”，也要作为重点对象。甚至对警备区的各机关部门也作了排队。为了控制所谓重点对象的活动情况，他们甚至对警备区领导干部搞特务监视勾当。这些领导同志什么时候进了延安饭店，进去了哪几个人，什么时候出来，等等，都有人随时向马、徐、王报告。他们把周纯麟同志整得心脏病发作，住进了医院。部队有些负责同志去探望，马、徐、王也怀疑是搞串连，就以“关心病情”为名，下令：不准任何人去探望。后来，周纯麟同志想出院回机关领导运动，马、徐、王又不让他出院。胡说什么：“周在医院多住一些时间，对发动群众揭问题有利。”甚至居心叵测地说：“等到火烧起来了，他出院也无法收拾局面了。”

三是马、徐、王按照张春桥、王洪文“可以送大字报”的黑指示，连夜偷偷摸摸地在一个联络点里亲自召开黑会，规定院子里路灯不许开，车灯也不许开，人要分散进出。会上向他们的所谓“积极分子”布置给南京军区送大字报，说什么：“去的人要冲劲足的，要穿军装的，要有警备区的人”。还说：“越快越好”。马天水还亲自审查大字报底稿。在他们煽动策划下，有二十多人到南京军区去贴大字报。当送大字报人员回到上海后，马、徐、王连夜亲自接见，听取汇报，大加赞赏，并鼓动他们继续送第二批大字报到南京去。

四是一九七四年十月以后，派到上海警备区的新华社记者、市委联络员先后撤出来了，但张春桥、王洪文通过马、徐、王插手警备区、反党乱军的罪恶活动仍在继续进行。他们除了接受警备区某些人送来的信件、材料，转送“四人帮”外，还通过张宜爱、李彬山、杨新亚等人，搜集警备区的情况，去压警备区的一些领导同志；甚至对某些秘书、干事、战士，也不放过，又压又拉，要他们为马、徐、王收集情报，手段十分卑鄙。对周纯麟同志原来的秘书搞策反，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在批林批孔时，马天水、王秀珍等人认为这个秘书是周司令从南京带来的，是个知情人，但不“揭发问题”，就放出空气说，这个人很坏。发动一些人贴他大字报，要他回警备区机关看大字报，参加运动，“揭发问题”，向他施加压力。同时，他们又对他采取拉的办法，由王秀珍、廖祖康以及马天水的秘书等人，亲自多次个别谈话，进行策反。软硬兼施，又打又拉，逐步把他拉了过去。马、徐、王就经常通过他掌握警备区的一些情况，控制周司令的活动，马天水常常亲自听他的汇报。后来，周司令想把这个秘书调开，廖祖康知道后，马上就出了一个鬼点子，叫这个秘书兼管王洪文在警备区的文件，千方百计想把这个秘书控制住。直到这次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时，徐、王和廖祖康、张敬标还通过他了解警备区的情况。

在这里，我们要问马天水、王秀珍！你们平时不是口口声声说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原则吗？你们采用这种极其卑鄙的特务手段，对周司令的秘书搞策反，拉出来，打进去，用对付敌人的办法对一个市委书记搞侦控，你们这是在搞什么勾当？你们完全是在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你们是只要“四人帮”需要，可以完全不顾党纪国法，什么卑鄙龌龊的事情都做得出来的。

四、向马、徐、王再提几个问题。

马天水，你是经过毛主席和党的长期教育的一个老干部，为什么在这几年里紧跟“四人帮”干出那么多坏事，而又不能自拔？你说，你把“四人帮”当作正确路线的代表，这怎么说得通呢？你马天水难道一点不了解“四人帮”的底细吗？对张春桥的臭老婆文静的叛徒问题，你能说不了解吗？你主持工作后，有人专门向你反映过文静的叛徒问题，可是为什么要让她长期享受市委常委的政治、医疗、生活待遇，发给她常委看的文件？对“四人帮”的所作所为，你能说都不了解吗，都看不出问题来吗？对王洪文的那几个“小兄弟”，什么陈阿大啊、戴立清啊、黄金海啊、马振龙啊，这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你难道不了解吗？广大干部、群众检举揭发这些人罪行的很多材料，送到了你那里，为什么把它扣压下来，打入“冷宫”，直到这次清查你的文件时，才查出来？马、徐、王，你们为什么要这样重用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怂恿、包庇他们，让他们在上海胡作非为，为非作歹？比如，戴立清，是个从头烂到了脚的坏家伙，一九七三年，当有同志揭发了他利用职权搞腐化的严重问题后，马天水和王秀珍十分惊慌，不但不严肃处理，相反亲自找揭发他问题的同志谈话，要他们“严格保密”，并威胁恐吓说：谁讲出去，一切后果由他负责！你们还准备给戴立清这个坏蛋安排重要职务，向他许愿说，你先到后方基地去过渡一段，然后到市革委会工交组当主要负责人。你们干得象话吗？你们完全是国民党的一套。

你们还对揭发“四人帮”问题的广大革命干部、群众，极力压制，残酷打击。马天水一看到群众揭发“四人帮”问题的材料，尽管明明知道是事实，却仍恶狠狠地在材料上批什么：“完全是胡说”，“是造谣诬蔑”，又是责令公安部门彻底追查，甚至拘留审查；又是强令这些同志的所在单位“发动群众进行批斗”，叫嚷说，对这种人“要彻底批倒、批臭”，等等。我们要问马天水！你们在这里搞的是哪个阶级的专政？你们对广大革命干部、群众就是这样疯狂地实行法西斯专政。你们不是常常骂别人是“比法西斯还法西斯”吗？“比法西斯还法西斯”这句话，现在送给你们倒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你马天水是上海市委的书记，你为什么把手伸得那么长？你有什么权力去管各省、市，管各部的事情？有什么权力去培养什么一百多名“工人大使”？有什么权力

向中央派几十名部长、副部长？你把自己，把上海市委放到什么地位上去了？你难道连这点最起码的党的原则都不懂吗？

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彻底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后，你马天水仍执迷不悟。你在那天“揭发交代”中，讲到“四人帮”和你们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问题时，你说得倒是轻巧，说什么“关于武装叛乱问题，我也有责任”。事实完全戳穿你的谎言。你这次到北京参加中央打招呼会议，在听了华主席的重要讲话后，仍顽固坚持反革命立场，同你的秘书商量，策划作个假表态，回上海准备大干。还说回去有几种干法，一种大干，大干考虑损失太大，怕负不了责任，准备把家属安排好以后自己到新疆、西藏去；第二步，如自己不回来，就叫秘书回来，带口信给市委，要徐景贤、王秀珍准备进行“合法斗争”，妄图同党中央顽抗。你回上海后，虽然眼看大势已去，可是反动立场迟迟转不过来。在起草市委向中央的表态电报稿时，你们还反对提“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罪行”，硬要把“罪行”两个字改成“问题”。你不愿意迅速地、原原本本地传达党中央打招呼会议的精神，玩弄各种手法，妄图封锁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竭力捂住市委阶级斗争的盖子，梦想蒙混过关。

马、徐、王，你们为“四人帮”如此死心塌地效劳、卖命，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让我用一件事来给你们的行为作个注解吧！一次，马天水，你当着王洪文的面肉麻地吹捧说：“洪文同志，你到中央工作后，进步真大！”而王洪文也马上吹捧你说：“马老，象你这样的精神状态，在全国老干部中是少有的。”一吹一拍，无耻到了极点。伟大的导师恩格斯指出：“手段的卑鄙正好证明了目的的卑鄙。”大量的事实告诉我们，你们已经完完全全地卖身投靠“四人帮”了，你们各自为了不可告人的卑鄙目的，无耻地出卖了一个共产党人的灵魂。

最后，我们要正告马、徐、王：你们必须老老实实在地、彻底地交代你们的罪行，想蒙混过关是不行的。

现在，“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已经被彻底粉碎了。我们市委办公室的全体革命同志，决心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在市委的直接领导下，彻底揭发、批判、清算“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彻底揭发、批判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的严重罪行，把这场伟大的斗争进行到底！